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小雅辨

堇堂詩學卷第六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高　嵩三臺
高晉曜日堂仝校

小雅辨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詁訓之祖義取近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爲二體夫義所當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陋說也胤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

其書者自能識世運之寖降王化之中衰聖人爲分屬屬爲區分之曰若者爲誥之變若者爲誓命之變哉且厲宣末年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脩内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墜隆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二生言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庸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孳孳圖治而非重熈累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此耳成湯放桀亦屬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在宇宙間周之宜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推求迄無一合千百年來謹守之若著蓍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夫立論一偏

未有不浸淫離遁者宣王既爲變小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諸君又以降雅爲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烏有之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湼一身幽王何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而盡失其真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舝十篇疑爲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朱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而姑仍其舊昔人謂朱子於小序掊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於先儒包容尚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杕杜以上屬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爲公閔管蔡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爲公

隱十月之交四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嗚呼康成所師者馬南郡融也予奪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鹿鳴三則

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作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史記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乃謂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諷諫以雅始為刺詩義尤疎謬

家大中新語所存者已非原文其道基首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羣大旨獨得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興義不過如此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别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

水芹甘草薺頭蒿山耳蘚茬也
示我周行毛傳周至也行道也已改卷耳章詁訓鄭牋仍云
示當作寘寘固矣哉

四牡三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非
叔豹明言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北山怨誹何異
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之
後況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爲紂出使於古無
徵吾故曰鄭譜僞書歐陽不當爲之補也
將母來諗承四章之文舉母即可該父仁山金氏謂丈夫猶
可自食婦人非子不能自養亦泥

皇華 三則

駪駪疾行貌如此訓釋每懷靡及不煩言而義自見鄭箋依毛傳作衆多因云每人懷私則於事將不及專精訓詁尚懼以辭害志況一悮再悮乎

諏謀度詢變文協韻歐陽本義云爾然觀叔豹所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正漢儒詁訓之祖

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于

周公以前愚弗敢信

常棣五則

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謂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鄭箋既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燕饗樂歌以類相從原可不拘世次此詩淒涼激楚較前三詩已屬變音必謂菁莪已上皆正六月已下皆變者夫誰信之

常棣今玉李也華蕚相承甚力鄂字當從說文作蕚況甚也謂其甚者不過長歎而已禦務國語本作禦侮烝衆也戎叶而主反朱子從大雅戎雖小子纘戎祖考悟出而註猶未明當云雖衆而無汝助者或曰烝善也其善者無爲戎首而已

依或說似無添出字義之病

喪亂既平一章悲憤交集乃詩人轉捩處此後語氣特舒儒字下得妙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

海塩何晋明琴書以常棣爲吏則調韻收羽於四章下添入衍文泛音即此可見文義音節兩不相離

伐木 三則

毛鄭皆作六章今從劉氏作三章以章首皆言伐木誠爲愜當然謂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猶沿鄭氏之訛首章以伐木鳥鳴起興次章省鳥可也然曰許許猶有伙助之意末章則省之又省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語録云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

必聽之相之錫以和平之福較集傳覺明暢而猶多一轉折
詩人之意蓋謂明神可皆我與朋友終和平而無乖戾也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爲此詩者其知忠
恕之道乎伯喈曠世逸才乃謂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
鳥鳴之刺則漢末之經學可知矣

天保 五則

小序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
此討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已下五詩燕
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也非詩所由
作也愚則疑爲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
章因廟祭而錫福于祖詩與假樂畧同而列於小雅者得毋

以鋪張揚厲之過乎

單信也信厚乃得福之本當從毛傳戩祓除不祥也穀祿也祓除不祥而福祿滋至意與罄無不宜差別如岡承如山言之則彌高如陵承如阜言之則彌大

禴祠烝嘗雖依韻成文不拘先後然亦可證王制夏曰禘之訛于公先王集傳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

百姓當從毛傳百官族姓徧爲爾德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

如月之恒恒當作緪無不爾或承集傳依鄭箋謂新葉繼長程子依王氏謂承其庇蔭余謂統四如而言之猶夫以莫不

增統五如而爲言也二章遥對讀者宜熟玩之

采薇出車杕杜 共九則

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小序議論之醇若此者政不易得采薇遣戍役杕杜勞還役深得大旨出車疑爲錯簡當在六月之前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爲文王之屬常武詩又以爲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墻也史記匈奴傳謂襄王時詩固謬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宣王詩可入樂章懿王則何取焉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按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以犬夷爲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据竹書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周三十六年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其書後出而可疑又不

如徵信班史矣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强詩必作于宣王中興之世

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華盛貌戎車既駕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合六月小戎觀之可識古人車戰之法

王命南仲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荊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虎皆可爲我說佐證

城彼朔方堯典宅朔方謂北方荒服耳禹貢西戎之地有渠搜屬雍州漢屬朔方郡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漢地理志元朔三年城三封城沃野五年城臨戎唐書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朔方無寇非踵詩人故智乎

畏此簡書左傳管仲救邢以爲鄰國告急之書若詩人本意當謂王朝策命

或問嚶嚶草蟲六句何以雷同召南末章何以檃用豳風語愚謂古人爲詩但取音律相諧不必詞自己出漢之飲馬長城窟行西門行其語多同十九首黃初已後各自爲體由是專尚文義不知音聲可歎也

杕杜專述思婦之情大段脫胎東山唐之出塞曲從軍行又奉以爲鼻祖

秦壞井田微論養兵不費更戍如期令人歎古制難復試觀漢詩所存鐃歌十八篇調皆促急詞必詼奇去二雅不啻河漢豈非故倡協律官使失人即郊祀猶用變聲鼓吹諸曲更無論矣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爲武王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鄭譜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附見于下不爲大失蓋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世簡編堆垛不得已而以什爲次今用卷數櫽什可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於義可通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皇皇者華參觀安知不以勸臣忠耶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直就題億度余嘗謂小序首句成于大毛公小毛公萇訂正之别出一卷附尾其移置篇首者衛宏之失也觀毛傳以魚麗終什夫亦可想見矣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鄉飲酒及燕禮工升堂歌鹿鳴三詩笙堂下吹南陔三詩乃間歌魚麗三詩曰間者每歌一詩畢吹笙詩以間之也余玩味三詩魚麗專言主之備物嘉魚兼及賓之燕衎有臺終之以誦禱以詩入樂故編詩之序如此而嘉魚一詩向必採自南國後乃列之于雅譜以爲成王詩非也有臺篇於古有徵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臺作氂

箋疏以君子有酒旨爲句大謬朱子云旨酒乃隔句協韻余觀唐人小令如荷葉杯者似從此脫胎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按魚麗當與周頌之潛同作彼以薦

廟辭故肅穆比以饗賔調故超逸六疊矣字乃歌詩勝音也
晁氏謂雅進乎頌余則云雅雜乎風
嘉魚猶旨酒也必謂出自沔南丙穴者失興旨矣按嘉魚蜀郡處處有之雲南記雅州亦有丙穴嘉魚嶺表録異梧州戎城縣江水口出嘉魚皆因詩而爭此嘉名從而泥之是嘉客必徵于而嘉樹必甘棠也可乎
烝然汕汕爾雅樔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未合汕汕義朱子遺說云是以木葉捕魚今謂之魚花園
嘉賔式燕又思又叶怡與賔筵室人入又義同謂加爵也
詩以南北山雙興所云君子當兼賢主嘉賔祝壽者凡四蓋古人爲壽必於飲酒時也曹植箜篌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

庶羞主稱千金壽眉奉萬年酬體源三百乃爲才子之最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此間歌所吹三笙詩也毛公曾見儀禮故編詩不沒其名非魯齊韓三家所及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已屬就題敷衍六月總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立文更拙由爾時儀禮已行作者乃能依間歌之序非其識之過毛也呉競樂府解題不知緣起輒以題字解之是烏足爲後學津梁

求晳補亡南陔三詩猶堪諷誦由庚三詩句多襍湊以晉人

效十九首若登天然何況上規渢雅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葉少蘊避暑録話大樂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熊朋來五經說云匏音啾以立清關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余癸酉歲曾一詣神樂觀閱塤器已改定而未辨其燒土與否若笙斗之用木棄匏隨地皆然竊謂笙詩亡而立譜必待神解之流復古制以存匏音一舉手之勞耳

蓼蕭　三則

譬處有令譽而安處也三章壽豈疊用古人爲韻所拘字法亦有牽合處

燕以示慈惠此詩可爲左證白雲許氏曰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恱服又當何如耶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絶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吳江秦衰六從余説詩謂蓼蕭二章以興羣侯與蓼蓼者莪有别其説良允

湛露形弓 共四則

左傳寧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二詩之義得武子而顯明蓋叔豹之先鞭也

夜飲乃加燕之禮或於射畢行之或祭畢而加恩同姓故儀禮有宵則執燭之文亦謂非燕禮之常也然曰莫不令儀一語可括賓筵全詩李迂仲曰誦湛露之詩遥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雖不假劉章軍令自然無失禮者嗚呼休哉

彤弓乃賞功之典序說已無漏義王制賜弓矢然後征亦謂既賜弓矢則必命爲方伯而任征伐之事康成加一專字是以齊桓晉文爲據而啓强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或云平王錫晉文侯彤弓顯載于書安見此爲周初詩余曰

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則彤弓賞功由來舊矣

菁菁者莪 二則

序云樂育材也集傳以爲燕飲賓客之詩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仍用序說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愚謂樂且有儀依陳氏主行禮而言錫我百朋古者兩尊爲朋正合燕飲之禮何舍之而齒及貨貝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爲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殷

之武丁也武丁朝諸侯伐荆楚其頌齊于宣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莫正焉何爲妄生區别耶自公羊以例説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説詩亦自創一例予奪任心夫魯儒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一語大旨已得然余再三循諷六月美吉甫也采芑美方叔也夾漈云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善讀詩者自能知之

六月棲棲張翠屏云盛暑非玁狁入寇之時乃夏之四月也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亦以于爲曰王肅指爲宣王親征悞矣

螫居焦穫爾雅十藪周有焦穫蓋亦就詩言之郭璞註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似與鎬京太近余謂焦穫本屬二地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杜註晉河外邑穫乃濩澤應劭註禹貢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漢地志屬河東郡此謂玁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劉向疏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注非豐鎬之鎬余謂依向說末章曷不云來歸自涇而以無名之鎬與鎬京對舉乎鎬即鎬京蓋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也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參觀出車詩其義自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涇陽今之平涼府非西安之涇陽縣漢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幵頭山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

顧寧人謂太原即今之平凉蓋借原州之名以為說實則不然禹貢既脩岳陽至于太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穀梁傳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國語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畆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因師敗而後料民千畆與太原皆晉地仁山金氏以為原州其說未可據也余謂六月之師大將本屬南仲方叔亦在行閒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玁狁既遁南仲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常武詩王謂尹氏即吉甫也既任内史之職又能成克狄之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尹地本近太原今汾州府平遥縣有尹吉甫墓夾㴒云汾州故尹地周為尹氏采可知吉甫于伐戎之後自歸采

邑而與賓客燕飲故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惟屬私燕故曰炰鱉膾鯉鄭箋天子以燕禮樂之則必改自鎬爲於鎬而後其說可通且天子之燕而詩人第云魚鱉於禮不已褻乎或曰湖廣鄖陽亦有尹吉甫墓何以信在平遥余謂左傳王子朝入于尹在東都者猶可附會若楚之房陵不問而已知其妄

竹書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屬晉人僞筆不如邵子經世曆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觀詩所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豈能六月北伐八月即南征耶

采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其車三千雖舉成

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葢用衆十五萬耳鄭箋鉦人伐鼓互言之深得語妙詩故云明其有進無退好與集傳相反不知本出康成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作于凱旋之時亦但錯舉言之以見其進退有律耳不當分將戰罷戰

大邦爲讎當時蠻荆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爲大邦也國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荆蠻荆屬楚國蠻則種類繁矣

車攻吉日 共十則

据竹書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在九年吉日乃西都之狩以類相次不必同時

上林長楊純以二詩作骨可悟賦爲古詩之流

石鼓詩十章語意有相肖者相傳周宣王獵碣太史籀所書或云文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据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疑爲成王鼓或云秦鼓揔不如馬定國宇文後周之說爲允按鼓作于西魏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其君爲文帝寳炬其相爲宇文泰作詩者尚書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前人因昌黎一歌大槩極詆馬說余三復其文還讀車攻如三代彝鼎眞者存而贋者坐絀矣

我車既攻補傳攻治也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鄭箋易爲甫田之草謂即鄭之圃田其說不刋迂仲駁之非也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

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注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

澤多麻黄草詩所謂東有圃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

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

浦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爲鄭隰之淵藪

薄獸于敖敖本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薄獸于

敖即此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

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助我舉柴柴與佽隔叶當從說文作𢷎石鼓詩亦云射夫寫

矢具奪舉𢷎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

可從

既伯既禱以伯爲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禡既禱蓋

禡覇聲近而訛爲伯也

漆沮之從即禹貢所云導渭東過漆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顔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立文皆未詳程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逕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

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左右至白水縣則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㴈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灃涇之下灃之入渭在盩厔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東漆沮入渭在㴈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

其祁孔有裳上獸之所同而言鄭箋祁當作麎麎麋甚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詩所以云悉率左右也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集傳亦失之畧

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蓋後人仿此而託傳者趙明

誠金石錄以類小篆而疑非穆王書是也信石鼓爲宣王詩非也

鴻鴈三則

此詩旣屬宣王由朝及野當在斯干之後先民後物當次無羊之前

据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長四十尺五堵爲雉長二百尺實則周之八尺當漢之一丈毛傳一丈爲板數亦無異宣驕即易所云鳴豫

向無的解詋味末章泬鴻五噫之歌大㫖畧近

庭燎二則

列女傳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

言于王王因勤于聽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是鄭譜所
据也按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時詩
三章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明以晏朝爲箴序說不爲無據
燎即大燭設於門内故稱庭燎凡松竹荆有脂者均可用也
按事物紀原蠟燭始于淮南王安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
共墳燭庭燎疏云庭燎以蒿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
今蠟燭蓋亦臆想語耳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
桓公僭天子禮設百炬于庭也孔氏誤解百字之義乃云以
物百枚并而束之

沔水　二則

小序規宣王也周春秋杜伯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女鳩欲

通之不可反訴之王囚杜伯于焦此僞書不足信史記魯世家宣王立魯武公少子戲後戲被弑而伐魯諸侯多畔王命是可規也然與詩所云讒言以興者未見確切余謂此刺懿王詩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按哀公爲太公四世孫事當在懿王時如鄭氏詩譜所載竹書記夷王三年者悞也史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皆云懿王之時周室遂衰詩人作刺非指此詩而何

晉語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魯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沔水於義無當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云沔彼流水東灌于瀛者望而知爲僞作九州之外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本鄒衍怪迂之說瀛洲爲三神山

之一瀛洲在東海皆秦漢方士語畦瀛見宋玉招魂註云澤中爲瀛何勞流水東灌耶

鶴鳴 二則

鶴鳴誠不可捨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美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鄭箋大旨爲用賢而發說亦可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篇不料詩人已開其先

祈父 三則

黃實夫云周語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以證是詩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爲可罪而任用祈父者

亦不能無過故詩中責祈父序以爲刺宣王也余謂以勝敗爲美刺此大不然穆王征犬戎未嘗不勝而不可美也太王于獯鬻王季于燕京之戎未嘗不敗而不可刺也

魯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其說當矣抑有未盡者左傳祈招之詩祭公作故直斥司馬之名此詩第稱官蓋作于虎賁氏之屬因爪牙而稱爪士頗嫌趁韻

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語出抱朴子不足信若穆天子傳西征見西王母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我祖黃竹三詩則侍從之哀怨宜也如今說以司右虎賁之屬而久從戍役微論宣王即厲幽斷無此軍制

白駒 三則

白駒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大戴禮雅八篇可歌一爲白駒可証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余謂白駒場苗興而非賦是詩因共伯歸國而作在宣之初年千古未有解人可歎也

爾公爾侯集傳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似與下句難接升菴集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說新矣而亦未合藍田呂氏曰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余因

推衍其說蓋詩人深惜賢者之去謂有位者方日不暇給而可飄然遠引置理亂于罔聞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惟屈宋具此語妙生芻句結上言賢者雖去而已不能忘情也如玉句起下言身雖高尚德音猶可見貽也

黃鳥行野 共四則

序說刺宣未詳顛末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行野刺薄異姓亦得其大畧而已余謂黃鳥乃共伯歸國之作行野當爲幽王廢后而作

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十百爲羣非黃鸝也復我邦族乃氏族之族非閭族之族集傳謂詩作于民不宜繫之雅矣黃

鳥興而非比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興而比也

莊子及竹書皆載共伯和事竹書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此詩近之共伯即周定公說見大雅瞻卬詩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集傳忠厚之說爲學人示訓耳未合當日情勢或云異字乃翼字之訛觀崧高一詩宣王之待申伯者隆矣詩人之意承舊姻而言謂往時所以封國而世爲婚姻者非富之也亦祇以爲輔翼而已余謂魯論亦作異字未可輕改經文第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二語其爲刺幽王之廢申寵褒斷斷無疑

斯干 四則

此考室之詞所謂善頌善禱者也小序以屬宣王其說可從

劉向亦云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東萊讀詩記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詩次于刺詩後所以明宣王之爲賢君愚謂三百儘多錯簡毛特優于三家耳不必拘小序而曲爲之辭

或云即新宮詩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時昭子爲意如逆女車轄固甚當也新宮義何取焉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謂之三成三終新宮而外必有二詩今篇名亦不可考

似續妣祖先宗廟也舉姜嫄后稷而八祧統之矣君子攸芋鄭箋改憮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字書草盛爲芋謂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鄭箋正晝也冥夜

也蘇詩畫窗明快夜堂深本此

無非無儀鄭箋訓儀爲善蓋本女誡有善莫名之意毛傳云婦人質無威儀語較切當

無羊 三則

此盡物性之一節官失其職而畜牧之利大賈擅之觀史遷貨殖傳可以覘世變矣

降阿飲池何蓑何笠麾肱畢升洵所云詩中有畫末章說夢衆維魚旐維旟不啻漆園物化然周初淳朴之氣發洩殆盡吾故斷爲宣王詩

合斯干詩觀之知周禮太卜掌三夢六夢之屬大有流傳非劉歆所能僞撰

六笙詩辨附

鄭夾漈六經奥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晳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漈識廣微之補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漈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善于韶箾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屬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昧源者耳笛色有譜止用六工尺上等字可以諧曲而當

其始必据一詩以起調塡詞有譜小令長謡後人可以逼肖前人而調名之緣起甘州曲必以爲製自蜀王衍暗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漫云有聲無辭以自揜其固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鴟飛茅鴟之屬巳耳向使夾漈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巳明言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鵲巢采蘩采蘋皆入笙

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漈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皆無
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始
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
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
舊事焉明議叔孫通尊主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
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漈反
以爲變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余謂節舞必有詩騶虞貍首
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
人掺氂牛尾投足而歌八闋墨子書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
云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宋玉舞賦動朱脣紆清揚抗音高歌
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

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裒諸經未足折鄭氏之
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内則十三舞勺勺即頌之於鑠皇師也
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
章賚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陔堂詩學卷第六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同里陳　濟簡亭
姪宙和榛真仝校

節南山八則

此詩在昔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註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孔叢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編輯已在毛公之後董子賢良策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時未有四家詩董子亦斷章取義耳

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尹氏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卒之尹氏也家父即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

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於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當有專屬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明繫仍叔後人且雲漢作於仍叔弟見小序非若此詩之顯道姓字也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据世本孔父名嘉傳春秋者爲孔子而諱其祖況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毛詩答雜問定爲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旣卒斬喪亂弘多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皆似東遷以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者良可快也

集傳於二詩亦以舊說爲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

可云愼矣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謂驪山變起於猝然當監戒也依李氏訓卒爲終國既終斬矣下語不幾贅耶

有實其猗謂艸木有成實者猗猗然也蓋即私門亟李之意毛鄭皆失之

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箋至猶善也皆難通集傳既不見愍於昊天矣不宜久在位而空我師也詮解最合

昊天不傭韓詩傭作庸常也君子如屆舊訓未安按集韻屆古作暨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說之鄙悖如此集

傳謂尹氏任姻亞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似矣而猶未盡愚謂說詩之道旨已得者不當求新義未安者無容蹈故要在合心理情勢而諦審之即如周室東遷蘇氏以為平王失計此不達時變之論明惟王文忠禕嘗一辨之而不得其要領

按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平王長有外家諸侯迎而立之非由鎬京東徙也且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即使生於宣之末幽之初當驪山禍作猶在冲齡未可以畏寇遷都蔽罪平王攗干寶搜神記幽王生於宣王三十三年其即位也年甫十四平王之幼從可推矣且爾時宣王舊臣淪亡已盡故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即錫命文侯亦在既誅携王之後非平王初年事史遷周本紀晉世家皆失載而於秦本紀中乃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爲諸侯賜岐以西地者皆妄也平王即位既久不知自强委政尹氏有辜人望故家父勤懇言之一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嗟乎以平王之孤弱乃能迓既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二雅詩人若家父若衛武公和大有維持夾輔之力而惜乎抹殺於漢儒也依小序作刺幽詩幽在位十一年耳吉甫之子伯封亦賢人也豈伯封没而其子復爲太師乎抑尹氏與皇父共爲太師乎竹書混尹氏皇父爲一人按常武詩既稱太師皇父又云王謂尹氏是可牽湊爲一乎種種謬戾辨之竟不勝辨

正月五則

或疑夏正四月必無繁霜補傳云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艸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

明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猶不信爲東遷巳後之詩施針膏肓亦無益矣

終其永懷乃懷安之懷也又窘陰雨載輸爾載詩人顯以驪山爲鑒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謂無可諉其難也而曾不加之意乎昏姻孔云王氏曰昏姻甚稱說其爲善也夭夭是椓蘇氏云天之天孽並出而椓喪之

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

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言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孔子子思說此詩皆斷章取義而文中子亦嘗效之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如此稱詩

瀟洒自得即使阮逸僞撰頗勝漢人移兎作李强不知者以爲知

十月之交五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山皆震又云山川竭岐山崩唐曆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事皆脗合鄭譜乃謂十月以下四詩皆屬厲王毛公爲詁訓傳時移其次第則鄭氏亦知小序爲毛公作矣亦疑小雅有刺幽詩必有刺厲詩而不憚反毛立説矣然以此詩屬厲鄭氏自貽敗闕先儒已詳辨之按魯詩豔妻作閻妻漢書谷永疏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是説魯詩者本與毛異尚書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
隋經籍志有鄭氏所註尚書中候夫以魯詩爲據猶之可也
信及緯書陋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蓋
九月之望也月食亦爲變較日食則爲常耳此日而食於何
不臧言未知災禍之應若何不善也日食余别有說

皇父卿士此以士卿而執政也猶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
王卿士皇父乃申后之族非褒女之黨其作都於向者將避
位而營私家也故末章以自逸譏之番惟司徒韓詩番作繁
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皤家伯冢宰本作維宰今從
鄭氏改本仲允膳夫周禮膳夫天地有烖則不舉又觀雲漢

詩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今災異迭出而羣臣泄泄故並譏之未必六子皆小人之尤黨於皇父褒女也蹶維趣馬當即蹶父之後楀維師氏漢書楀作萬漢有游俠萬章豔妻煽方處孔疏謂番爲司徒在鄭桓公前此時褒姒未立爲后不當稱妻引曲禮天子之妻曰后爲難余謂昏義天子八十一御妻豔妻何不可稱班倢伃賦哀閻褒之爲郵蓋魯詩之訛沿用者久矣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註河南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路史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與當時情勢不合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左傳向姜不安莒而歸此可證皇父亦姜姓非尹

姓也
悠悠我里顧野王作㾊非也詳味詩意乃東都大夫所作天命不徹謂不洞達乎天命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與谷風之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辭妙相等

雨無正 四則

篇名難解前輩皆云當闕之以俟知者至朱子而無定說更何望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種議論必杜林衛宏輩襲公羊賈星如雨之文强以字說說詩耳劉元城云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亦後人妄增愚謂篇名本爾無正後乃譌爾爲雨詩固暬御所作亦在乎王之世不然曷以云周宗旣滅靡所止戾耶若以爲

厲幽詩熊渠畏伐而自去王號戲舉烽火而諸侯畢至曷以云莫肯朝夕耶

饑成不遂或云觀王風中谷有蓷當屬旱災任昉述異記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祭金魚神而雨降余謂詩不必作於是歲蓋與戎成不退皆推本前事而言

謂爾遷於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憑虛着語風雅六義古今同一揆也何必起詩人于九原而後信爲實然哉

平王始建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故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作平王詩讀最合當日情勢

小旻二則

序云刺幽鄭氏改爲刺厲巳屬無稽謂小旻小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尤謬矣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愚謂孔子斷不刪及大雅小旻小明蘇說近是然亦有不可解者有饛簋飧何以不稱小東而稱大東周頌何以亦稱小毖

是用不集疑售字之訛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章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末二語顯然比體五章六章亦然

小宛二則

自毛鄭迄蘇呂均失其旨朱子說是詩以孝友爲主而不遺憂時之意可云獨闢蠶叢愚謂中原有菽言民養爲先也螟蛉有子言教不可缺也率場啄粟言賦歛日繁也宜岸宜獄言刑罰不中也但詩人於教家之道顯切言之而於憂時則微晦其詞所謂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鄭氏以賓筵爲衛武刺厲故此詩亦移幽作厲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當從小序作刺幽詩

小弁五則

序云太子之傅以刺幽王良然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惄不如毛義爲

長吉甫感於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同一家事耳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猶商子所云山陽之橋高高而上父道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毛傳以為父之所植泥甚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笱皆與傳述太子之情兼及褒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踧踧周道鞠為茂艸也

俗云飛鳥入懷殺之不祥即投兔先之之意

伐木掎矣說文掎居何切從後牽也析薪扡矣舊本作杝湯戈切錢氏云以手離之之義予之佗矣佗即他謂遺予他適也是時宜臼已在申國故云然毛氏訓加不可從

巧言何人斯巷伯　洪九則

皆刺讒詩以類相次卽九章之惜誦惜往日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以斯于詩爲證當在幽王之世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明是刺用小人不當依毛傳云桐梓良材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歐陽謂徐婉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最得其旨唐永徽間徐世勣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皆此類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愚謂讒者乃虢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爲卿用事與襃女比廢申后逐太子詩次於小弁之後豈徒爲一已遭讒而作哉地志云弘農陜縣故虢國也有虢山在陜

縣西二里臨黃河可爲左證詩故云讒人指褒姒無拳無勇旣微且尰是可加之褒女乎

樂書包犧氏灼土爲塤吕覽倕作塤篪雖未可遽斷然土音惟塤后夔典樂八音克諧則塤之由來舊矣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巳無稽序者因詩有維暴之云且見吹塤吹篪句遂以爲蘇公刺暴公宜朱子直斥其謬

爾雅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而宋太樂舊塤有七孔景祐馮元樂記又云太樂塤八孔明代樂部注上一吹竅前三後二則於按指稍便而仍不失古來六孔之法爾雅注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注周

禮云篪七孔其說與古銅籥肜合班固云十孔蔡邕云六孔有距廣雅云八孔皆不合古法

三物以詛頗似春秋俗尚左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氏以爲蘇氏叛王故淮南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氏註鄭地路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云隊然而蘇暴搆怨迄無明徵吾不敢據序說而斷爲桓王之詩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既張而漸大也言舌不必及踵史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敖即侈意六章七章皆六句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複出宜刪投畀有北當從毛傳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或引漢地志曰南郡有北景縣謂地在極南開北戶以向日景者非也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

緇衣云惡惡如巷伯寺人之言而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也沔水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詩亦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

谷風二則

此舊臣放廢而作當與伐木詩互觀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猶此旨也

自毛傳訓叩之谷風爲東風習習爲和舒後儒因之末章所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隂雨而頹

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興世情之涼薄耳

蓼莪二則

舊說皆以爲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矣不知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尤信

莪莖可生食蒸尤香美至秋變爲蒿蔚實一物也詩人自痛齒長而不成材故用以爲比

大東四則

小序刺亂也其語泛設又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朱子詩序辨云譚大夫不知何據按周語襄

王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註譚伯周大夫其事可以牽合而世次太後且莊王十三年譚國已滅於齊故內傳第云獲原伯毛伯而無所謂譚伯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於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升菴好異而激賞之不可爲訓

或云序稱譚大夫者蓋以兗州有織文之貢而譚國於濟南與所云小東杼柚者既可牽合又漢有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設於齊地貢禹疏云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說詩者蓋假此以諷耳余謂既識其訛必得眞是者而後已焉洛誦數過乃悟西人之子必扇褒女因而推勘全詩迎刃輙解

有餱簋飧有捄棘匕舊惟歐陽豐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饋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饛簋飧也其升俎則有捄棘匕也禮書喪祭之匕用桑待賓客之匕用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為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冽沈泉無浸穫薪與白華詩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謂豔妻煽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為󱟠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

裔有晉大夫舟之僑蓋褒女爲內寵而舟人爲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虛亡也啓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爲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斂巫而十室九空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絕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

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見梁吳均續齊諧記固不足信史天官書織女天帝女孫其說已幻淮南亦云烏鵲填橋枚乘迢迢牽牛星一詩猶得興比之義謝惠連詠牛女直云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廻斡款情難久悰則以人間比天上而辭愈褻狎矣漢詩復有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魏晉人皆襲用其語以爲天星徒有虛名而大東一詩千古遂失指歸甚哉隨人作計者之不可與於讀書也

四月　三則

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皆泥其文而未得其旨先祖匪人歐陽謂既屬小雅詩人必不斥其先祖艮然而乃自解云世

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
予之祿位者益未見其害也其說比鄭箋更舛謬江漢南
國之紀鄭箋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固屬
不倫後儒亦無善解余謂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
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于名穆公後人故首章
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
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本合夏正張翠屏云徂暑者言自此而
往以至於盛暑也亦通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益指皇父號公之屬本貴冑也而類其
家聲維以告哀孔叢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大義得之

北山二則

詩與四牡反對然亦不能定其在何王之世晉悼蒐於緜上左氏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可証其爲衰周之詩而已

吕覽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惟不解孟子即北山全文似亦未經寓目而侈然自以爲懸金不易之書噫異矣

陟山采杞興也鮮我方將王氏云今人猶呼少壯爲鮮健蓋平聲也後三章連用或字昌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無將大車三則

荀子大畧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說

本首未必體源卜氏

朱子詩序辨云不識與體而悞以爲比旨哉言乎愚謂與體極活并不必粘行役勞苦益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耳祇自疷兮疷當作痻

是詩純乎風體而介於北山小明之間豈序者不得其人與地姑以爲大夫諷刺之作與

小明三則

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出申培詩說余謂小雅必有厲王詩篇中三稱共人與二三相共和之說頗合又觀其毒太苦涕零如雨自貽伊戚畏此反覆諸語亦冝合當日情勢若但以行役而作命使一二年非久羈也何至

悲憤如是末二章以靖共正直規切周召二公盍于位攝政伊尹而後寧不再見有周召二公之志烏可無小明大夫之詩

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下故云載離寒暑日月方奧翠屏張氏謂與厥民隩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從二月而溯其前日月方奧向暖也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必一律耶

至於艽野毛傳遠荒之地爾雅坰蒼亦不能詳淮南云野彘有艽莦但指以爲惡艸按藥性有名艽者秦中所産似艽野非遠荒也當從方音讀鳩

鼓鐘四則

鄭氏注中候握河紀謂作於昭王之世而詩譜仍依序說以爲刺幽桉史記昭王南巡狩卒於江較諸幽王猶可附會歐陽本義云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或據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桐栢與太室皆豫州山且杜預註以太室爲中嶽是亦可證爲幽王也余謂不然嵩山太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然則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太室也

本義又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

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爲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荊人來貢則淮之南北車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囂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別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雅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

行左傳而偰者且以章句爲詩辭
熊朋來經說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籥受均於磬之證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余謂熊氏之說未允堂上之樂以琴瑟爲主堂下之樂以笙爲主其曰鼓鐘曰磬者備金石之奏以爲作止之節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併樂章舞容而盛稱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七終